

J I E K E L U N D U N

杰克·伦敦 文集

Jack London



下

〔美〕杰克·伦敦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J I E K E L U N D U

杰克·伦敦 文集



杰克·伦敦文集

[美]杰克·伦敦 著

朱心光 编

(下册)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我不知从哪里说起才好，虽然，有时候也会将这一切起因，全都很可笑地推在却利·福罗萨的身上。他在达美尔贝斯峰下，米尔的山谷里，造了一所避暑的茅屋，可是除了闲度严冬的寒月，读尼采、叔本华，藉以安顿他的思想以外，并不住在那里。一到夏天，他反而喜欢在城里挥汗度着酷热、尘污的生活，劳苦不休。要不是每星期六午后，我老是到他那边去，而且过夜，住到星期一的早晨，在正月里这个特殊的星期一的早晨，就不会要跨渡旧金山海湾了。

可是我搭的“马丁尼号”是一只安全的船，新造的渡轮，在沙煞列多与旧金山之间开航，还只是第四、五次。危险的是那海湾的浓雾，我是个在陆地上住惯的人，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危险。真的，我还记得，我得意洋洋地走上前舱，在舵楼下面，拣定了座位，幻想着雾气的神秘。清新的微风吹来，有时仿佛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坐在潮湿的雾气里——其实可不仅我一个，我依稀觉得那舵工，是我认做船主的那个，就坐在上面的玻璃房里。

我记得，那时候正在幻想分工的可爱，我不必研究雾、风、潮汛、航驶术，一样能跨过海湾，去访问住在那边的朋友。我想，每个人能专攻一业就好。对于和我一样不知道海洋、航驶术的成千的人们，舵工和船主的特殊知识，是很有用的。反之，我可以将学习各种杂事所耗损的精力，灌注在几件专门的事业上，例如分析爱伦·坡在美国文学上的地位——是我登载在本月份“大西洋”月刊上的一篇文章。上船时候，我走过房舱，看见一个倨傲的绅士，专心致志地在阅读“大西洋”月刊，正翻着我的那篇文章。舵工与船主的专门知识，可以使那个倨傲的绅士，在从沙煞列多安渡到旧金山去的途中，阅读我关于坡的专门知识，这也就是分工。

一个红面男子，蹑足走到甲板上来，砰的一声带上他身后的舱门，打断了我的沉思。我因而一转念想到一个可以做文章的题目，叫做“自由的需要：一个艺术家的呼吁”。红面男子向上面舵楼掠过一眼，顾盼着四周

的浓雾，蹒跚地跨过甲板，又走回来（他明明装着一支假腿）站在我的旁边，跨开两只脚，面上露着自得其乐的神情。我敢断定他是一个惯于海上生活的人。

“像今天这恶劣的天气，真要折磨得人头发发白呢。”他向舵楼上点头说。

“我并不觉得什么特殊的紧张，”我回答，“像 ABC 一般单纯。他们可以靠罗盘针、距离、速率辨别方向。我认为和数学一样正确，不会别生枝节的。”

他打起精神退后一步，瞪视着我。“你知道奔出金门去的海潮怎么样？”他诘问着，其实倒是在对我怒嚷。“潮水退得多么快？喔，水速多少？听我说好不好。这是一个浮标，而我们就站在它的顶上。看，他们在转变航程呢！”

船外的浓雾里传来一阵愁苦的铃声，我看见舵工急忙转过舵轮。仿佛就在前面的铃声，一会儿已到了旁边去。我们船上的汽笛在粗声地叫，也时常有别的汽笛声从浓雾里传过来。

“那是一只什么渡船？”刚来的人说，指着右边的一种汽笛声。“在那一面！你听得见没有？用口吹的。大约是平底的小帆船。当心要紧，帆船上的老人。啊，要当心才是。鬼门关就在眼前啦。”

那看不见的渡船，一阵又一阵地传出口吹的号角，吹得像是吓慌了一般。

“他们在相互打招呼，想避免意外。”一待急促的汽笛声停止，红面人就接着说。

他面上发光，眼睛闪烁着欣喜的神色，明白地说出了号角、号笛所表示的意思。“从左边过去的是号笛。你可听见，那个家伙嘴里含着一只青蛙呢——照我推想是一艘蒸汽帆船，正从湾头迎着潮水缓缓地驶进来。”

尖锐的小汽笛，吹得发狂一般，就从前面，从近边处传过来。“马丁尼号”打起金锣。船舷外的明轮立即停止活动，起伏的扑转也就随之静了。一会儿，才重新转动。尖锐的小汽笛像是在猛兽的号吼中低鸣的蟋蟀声，向浓雾中展开，迅速地低沉下去，低沉下去。我望着我的旅伴，等待他的解释。

“那一条不怕死的汽船，”他说，“我真想把它冲沉了，那个小混蛋！他们就是祸根。干得出什么好事来？不知是哪个笨驴，爬上了一只船，从

地狱里出来赶去吃早饭，大锣大鼓地吹起汽笛，要世上的人去照顾他，因为他来了，而他又不会照顾自己！因为他来了！你就得当心！人间的正义，公共的礼貌，一些儿都不知道！”

我对于他无理的激愤，觉得很好笑，当他怒冲冲地往来走动的时候，我就沉溺在浓雾的幻想里。这真是幻美的——浓雾，像是无尽藏的神秘的暗影，卵翼着大地这个旋转的黑点。人们仅是属于光与星火的小点儿，受了上帝的诅咒而疯狂地工作，跨上他们的木马和铁骑，行过神秘的中心，盲目地摸索过“虚无”，当他们心里被疑虑和恐怖压紧的时候，就煞有介事地狂喊，暴叫起来。

我那旅伴的说话，使我一笑觉醒过来。我也在摸索、旋转，在我沉思的当儿，我也眼睁睁地经过了这神秘行程。

“喂！有人正在向着我们驶过来，”他说，“你听见没有？他匆匆地驶过来。正驶向这里。你猜，他还没听见我们。风在逆向吹着。”

轻风正吹着我们，我清楚地听得汽船声，打一旁转过，就在我们前面一些儿。

“是渡船吗？”我问。

他点点头，又接着说，“否则就不会行驶得这么匆忙了，”他倏的一声冷笑，“他们急于要渡到那边去。”

我向上看一眼。船主连带肩冲到舵楼外面，专心凝视着浓雾，好像用他全部精力可以探发那里的秘密似的。他面色紧张，和我那已踱到船边去的旅伴一样，以同样的注意力盯视着包藏祸患的那地方。

横祸来临，真快得意想不到。浓雾好似劈裂一般碎开了，现出一只汽船的船头，两侧拖曳着雾气的花圈，犹如鳄鱼嘴鼻上的海藻。我看得出舵楼和一个白发的老人，支着手臂半身露在舵楼外。我记得他身穿青色制服，非常整洁，宁静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他的宁静是可怕的。他听凭命运与他手牵手地一同前进，冷静地估量着这个打击。他靠在那里，那安谧、深思的眼睛扫过我们身上，好似在选择正确的冲击点，却没有顾到我们的舵工愤怒失色地嚷着：“干的好事！”

回头一看，我知道这句话已经明明来不及答复了。

“赶快抓住些东西，不要放手，”红面人对我说。他的一切咆哮都已过去，好像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静谧的传染。“听那个女人的哀求，”他惊怖又像悲苦地说，我想他从前也许已经有过同样的经验了。

我还来不及照他的劝告去做，两只船已经撞在一起了。我们准是撞在船腰里，因为我没有看见什么，那突如其来的汽船已经越出我的视线之外了。“马丁尼号”蓦地倾斜过去，发出木料压裂、破碎的声音。我一跤跌在潮湿的甲板上，还没有拔脚爬起，就听得那个女人的悲号。就是这——使人寒心得难以形容的声音——把我吓呆了。我记得船舱里藏着救命圈，但是走到门口就遇着男男女女的一阵蛮冲，被冲了下来。以后的几分钟里发生了些什么，我已经追想不起，虽然我还明白记得有救命圈从上面纤索架上放下来，那个红面人就把它缚在惶恐失措的女人身上。这记忆非常清楚透澈，比得上一幅图画。现在看起来，真是一幅图画——灰色的浓雾，从船舱上面锯形的空洞里卷进来又退出去；装着坐垫的空客座里，狼籍的包里、手袋、洋伞、披肩等一切仓皇逃走的证据；在看我那篇文章的倨傲的绅士，带上软木与帆布做成的救命圈，手里还拿着那本杂志不放，坚决要问我可有什么危险；那个红面人移动假脚英勇地蹒跚着，将救命圈扣在向他走来的人们身上；最后是娘儿们一阵疯狂的哀号。

就是这忍受儿们的哀号，折磨着我的神经。而且这声音一定也折磨着那个红面人的神经，因为我心里还有一幅永远不会消褪的图画。那个倔强的绅士将杂志塞入大衣袋里，惊恐地眺望着。一群杂乱的女人忍受儿拉长了苍白面孔；张着嘴，惊呼着，犹如一队失魂的合唱。红面人涨着青紫的怒容，两手高举到头上，好像要猛摔一个轰雷一般，高声大叫：“住嘴！啊，住嘴！”

我记得这幅情景，激动得我禁不住要笑出来，一会儿，我自己也觉得惶急起来。因为这都是和我同类的女人，犹如我的母亲、姊妹，正对着死的恐怖而不愿死。我记得她们的声音使我联想到猪群在屠夫刀下的婉转哀鸣，这么相似，使我大吃一惊。这些具有最崇高的情绪，最温柔的同情的女人，张大了嘴巴，哀呼着。她们要生存，她们哀呼着，像是捕鼠器上的老鼠一般。

恐怖将我赶到甲板上。我觉得难过，好像要呕吐，就坐在凳上。糊里糊涂地看着，听着人们奔窜哀号，把救命艇放下去。真像是在书本上所看的故事。纹驴打搅了起来，动不得了。有一只放下的艇子没有装上艇底的栓塞，挤满了妇人、孺子，便涌进水来，倾斜了过去。另一只的一头已经放下去，另一头却还挂在纹驴上，就这么丢在那里。闯祸的那只不可思议的汽船，连影子也不见，虽然听说它一定会放救命艇来救我们的。

我走到下层的甲板上。船在迅速地下沉，水已经没了上来。有许多乘客要从船上跳下水去。在水里的却叫号着要重上船来。谁都不理睬他们。一阵呼喊，说是船已经下沉。我被随之而来的惊恐所袭，跟着人们涌到一边。不知道是怎么跌下水去的，却立即知道了落水的人之所以急于要回到船上去的缘故。水是那么冷——冷得痛心。我受到苦痛，迅疾，尖锐，犹如火烧一般。痛彻骨髓。像是被死神抓住了一般。我被死的惨痛与恐怖吓得透不过气来，在救命圈使我浮上水面之前，肺里已吸满了水。嘴里留着盐的滋味，在咽喉、胸肺里的辛辣的东西窒息着我。

但是最难熬的是冷。我觉得已经活不下去。人们在我身边的水里挣扎、打转。我听得他们相互呼应。一阵寒冷的麻木裹住了我的心，深入进去，两只脚已失去了知觉。微波带着含有恶意的泡沫不断地冲到我的头上，打入我的嘴里，使我更加窒息难堪。

声音渐渐地淡去，只听得远远一阵最后的、绝望的哀鸣的合奏，我知道“马丁尼号”已经全部沉没了。后来——不知道隔了多少时候——我禁不住一吓觉醒了过来。好个孤独的我。听不到呼喊或悲号——只听得见被浓雾弄得符咒般空虚、反复的浪涛声。在人群中的惊惧是大家休戚相关的，不像独个儿被弃的可怕；我现在正受着这种惊恐。我不知道要漂流到何处？那个红面人曾经说潮水在退出金门去。那不是要漂流到海里去吗？靠救命圈漂浮出去吗？这不是随时可以粉碎的吗？据说用纸与灯芯草制成的，易于浸透而失去浮力。我一步也不会游泳。像是在灰暗的原始的森林之中，独个儿漂浮着。我承认我发了疯，也像娘儿们一般高声哀呼，用麻木的双手拍着水。

我不知道这样地过了多少时候，接着就茫无所知，只记得像是一个艰苦、惨痛的恶梦。待我苏醒过来，好似已经过了几个世纪；我看见，差不多就在头上，从浓雾里现出一只帆船的船头，三只三角帆吃满了风，狡猾地拍击着。船头破水处飞起泡沫，在潺潺作声，我好似正在它的航路当中。我拼命要叫喊，可是已经声嘶力竭。那只船破浪而来，恰好没有冲着我，只是把水花溅满了我的头上。长而滑的船身就随之过去，近得可以用手触到似的。我拼命游过去，发疯似地想用手抓住船板，但是我的手已经沉重无力。我又竭力想叫喊，但是叫不出声音。

船尾一溜而过，在浪涛的空隙里溜了过去；我瞥见舵轮旁边站着一个人，另外一个好像自得其乐地在抽雪茄烟。当他徐徐地转过头来，对着我

一面的水上望了望，我看见他嘴里在喷烟。这是漫不经心的、不期而遇的一眼，是人们在无聊时候的偶然行动之一，因为他们活着，而且必须做些什么的。

但是我的生死关键就在他这一眼。我眼看得那船被浓雾所吞噬，看见站在舵轮边的人的背影，另一个欲转过头来，慢慢地转过来，他的目光投到水面，无意地随着水波望到我处。他面上全无表情，好像在沉思一般，我怕他的眼光即使射到我身上，也不会看见的。可是他的眼光恰好射到我身上，直射到我的眼睛里；他真的看见了我，就跳到舵轮旁边，推开另一个人，一转又一转，一把又一把地将舵轮急转着，同时又大声发出什么命令。那船好似越出了原来的航线，立即投入浓雾里，看不见踪影了。

我觉得已经在渐渐地失去知觉，还想竭尽全部精力，要克服正在我身边升上来的闷人的虚无和黑暗。略停一会儿，我听得打桨声和一个人的呼唤声，渐渐近来。直到我身边，我听得他不耐烦地嚷着：“你见了鬼吗？怎么不叫喊？”我知道这是对我说的，当时虚无、黑暗已经罩住了我！

二

我好像在渺茫无际的天空里，循环往复地摇荡。闪烁的微光在我身上流射而过。我知道这是星辰和曳着尾光的彗星，才使我可以飞到太阳里去。当我荡到一面的尽头要回过来的时候，听得有大金锣敲着，轰鸣着。有一个长时期，我随着平静的时间缓缓地流过，享受着，思考着这惊人的飞行。

我以为这一定是一个梦，但是梦也起了变化。来回往复的活动逐渐缩短了，我急匆匆地荡过去又荡回来。要我这么匆遽地飞过天空，竟弄得我喘不上气来。锣声响得更匆促，更剧烈了。我心头发生了无名的恐怖，期待着。此后我好似在白热的烈日下给拖过粗糙的沙地。因此产生一种忍不住的剧痛的感觉。我的皮肤在烈日里烧炙。金锣在敲打，轰鸣。闪烁的微光长流无尽地掠过，好似整个星体在向虚无陷落。我喘息着，觉得呼吸艰难，睁开了眼睛，有两个人跪在我的身边，在急救我。我所觉得的往复摆动是一只船在海面上随波前进。可怖的金锣便是一只平底锅子，挂在壁上，船每一移动，就乒乒乓乓地响起来。粗糙炙热的沙地便是一个人的坚硬的手掌在我赤裸的胸前摩擦。我痛得忍不住要扭动，微微地抬起头来。我的胸膛刺痛，发红，有些细微的血点从破裂、肿起的薄膜里流了出来。

“这就得了，杨生，”其中的一个说，“你不看见已把这先生的皮都给擦下了吗？”

叫杨生的是一个茁壮的斯干德纳维亚人，就停止了摩擦，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。说话的人明明像是一个伦敦佬，面上现出明显的线条，文弱而整齐，有些优柔寡断的样子，用尽吃奶的力量在倾听换班的钟点。头上戴一顶泾污的纱布小帽，一领粗布的外衣直遮到他瘦削的屁股，表明他是一个肮脏不堪的船上厨房里的厨子，而我就寄身在这厨房里。

“现在，你觉得怎样了，先生？”他含着谄媚的假笑问我，那是他世代专讨外赏的祖宗所遗传下来的。

我没有答话，只是微微扭转身子，做出要坐的样子，杨生就扶我起来。平底锅的鸣声，砰击，还在可怕地噬啮我的神经。我茫无头绪。拉住厨房的木架作为支柱——我不得不承认木架的油腻，竟要使我的牙齿打战——我伸手过去，越过炙热的炉格，抓住那惹厌的用具，摘下来，把它安稳地插入煤箱里。

厨子冷笑着我神经质的表现，把一只腾着热气的有柄杯子，塞在我手里，说：“这儿，这会使得你好过些。”这是令人作呕的东西——船上的咖啡——但是热得可以令人苏醒。在吞咽杯中物之际，我低头看见了我脱皮出血的胸膛，便转眼望那个斯干德纳维亚人。

“谢谢你，杨生先生，”我说，“你做的事倒是挺勇敢的呢，可不是吗？”

因为他知道我的动作所给他的叱责，比之言语更其明白，就伸出自己的手来检视。满是老茧的手！我伸手握住那凸出的棱角，那种粗糙的感觉又使我的牙齿再度打战起来。

“我叫约翰生，不叫杨生。”他用完美而滞缓的英语说，只是重音略微有些儿不清楚。

他淡青的眼睛里露出温和的抗议，还有一种谦逊的坦率与勇气，着实获得了我的欢心。

“谢谢你，约翰生先生。”我改正错误，伸手给他。

他很尴尬而羞怯地迟疑了一会儿，转过身来，很局促地握住我的手亲热地一拉。

“有什么干燥的衣服可以借我穿吗？”我问那厨子。

“有的，先生。”他喜冲冲地回答，“要是你高兴穿的话，我下去瞧瞧我的木箱。”

他窜出厨房门，其实是以轻捷平稳的步法溜出去的，使我觉得是油滑而不是敏捷。真的，我后来才知道，他的油滑、腻污，是他的人格最突出的表现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我问约翰生，认定他是船上的一个水手，“这船叫什么名字？驶到哪里去的？”

“离法拉隆岛不远，向着西南进发，”他慢慢地有规则地回答，好似在搜索他最优良的英语，严格遵守我问句的次序。“帆船‘魔鬼号’是驶到日本去捕海豹的。”

“船主是谁？我穿好衣服就要去见他。”

约翰生现出了惊疑窘迫的神情。他犹豫着，在搜寻他的语句，要组织成一句完整的回答。“船主是海狼赖生，人家都这般叫他的。我不会听见过别的名宇。你同他说得温和些倒好。今天早晨他疯了。船上的大副——”

但是他的话没有说完。厨子已溜了进来。

“滚出去，杨生，”他说，“老头儿要在甲板上叫你的，这年头犯不着去惹冒他。”

约翰生驯顺地走出门去，同时透过厨子的肩头，向我非常严肃而出奇地一眨眼，好似要加重他被打断的话，要我以婉转的语气对付船主。

厨子的手臂上挂着一身零乱、皱曲得讨厌、发臭的衣裳。

“是没晾干就藏起来的，先生，”他加以说明，“但是勉强将就一下，待我把你的衣裳用火给烤干了。”

我抓住了木架，随着船的摇荡而立不稳脚，靠厨子之力，才穿上了一件粗硬的毛织紧身内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肌肉因为接触粗糙的东西而骚动起来。他看到我禁不住痉挛，颤撼，便假笑着说：

“我想你一生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生活。是的，你长得多嫩的皮肤，你这种皮肤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像忍受的一般。我一看见你，立即就断定你是一位绅士先生。”

我一开始就憎恨他，当他帮我穿衣服时候，这憎恨又加重了不少。他的手就多么惹厌。一触着我，我就退缩；我的肌肉要反抗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再加厨灶上各种锅子的滚煮、腾沸的气味，我就急忙要跑出去，跑到新鲜的空气之中。而且要同船主商谈，探问他可以怎样送我上陆。

一件衣领磨损的劣质的棉织衬衫，襟口上还留着模糊的血污，在一阵道歉声中披上了我的身。脚上套一双工人用的厚皮靴。至于裤子呢，是一条淡青色的洗旧了的单裤，两只裤脚相差足足有十寸高低。好像是魔鬼要从裤脚里抓取这个伦敦佬的灵魂，抓不住灵魂而扯去了一截裤脚，所以短了许多。

“我向谁去谢救命之恩呢？”我问，当时我已完全穿着好，头上戴一顶懂仆的小帽，身穿一件肮脏的条纹布短衣，只到腰部，两只袖子也只好到臂弯里。

厨子沾沾自喜地做出谦卑的相貌站起来，面上浮起谦逊的假笑。据我在大西洋班轮上和船员相处的经验，可以断定他是在等待外赏。现在我对于这家伙知道得更多了一些，晓得他的态度是不自觉的。应归之于传统的

奴性无疑。

“先生，是茂特立治。”他奉承我，优柔的脸上泛出了油腻的笑容。“先生，是多玛·茂特立治在伺候你。”

“很好，多玛，”我说，“我决不会忘了你的——待我的衣服干了。”

他的面孔上现出一层柔和的光，眼睛就发亮，好似他祖宗从前获得外赏时模糊的记忆，在他的灵魂深处鼓舞着，激动着。

“谢谢你，先生，”他说，委实是非常感恩，非常谦卑的模样。

门一打开，他退到旁边，我就跨到甲板上去。因为在水里浸得太久了，我还没有气力。一阵风吹来，我就在摆荡的甲板上踉跄地走到房舱角落，靠在那里。船身倾斜着，倾向一边，乘风破浪地向无尽的太平洋驶去。倘使真像约翰生所说，船在向西南航驶；那么我计算起来，吹来的风大概是南风。雾气已经消散，太阳就在水面起伏地闪烁着。我望向东方，那里定是加利福尼亚州，但是除了烟雾弥漫的海岸，就别无所见——就是这烟雾使“马丁尼号”遭祸，弄得我这般狼狈。向北不远，有许多岩石错横在海面，其中一块上有一所灯塔。向西南望过去，几乎就在我们前面，我看见有金字塔般的桅帆在出没隐现。

向天边打量了一回，我才注意到身边的环境。起初我以为一个因沉船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，应该比我现在多得些人家的照顾。但是，除了一个舵轮边的水手，隔着舱顶在惊奇地凝视我之外，其余就谁都不留心我。

人们好像都在关心船腰里的变化。有一个大个子仰卧在舱口盖板上。衣服穿得很完整，只是前襟已经扯裂了。可是也看不见什么，被一堆黑头发遮掩着，活像是狗身上包着的皮外衣。他的头颈、面孔都埋藏在斑白的胡须里，要不是已经被水冲润，渗涇，浸透，一定是茸茸的硬胡子。眼睛已经闭上，好似完全没有了知觉；但是嘴巴张得很大，胸膛还在起伏，就像因闷室而拼力出声地呼吸着。有一个水手很机械地一次次，像是习惯一般，将一只帆布水桶，索了绳投到海里，一把一把拉起来，将桶里的水向这个躺着的人泼去。

在舱口甬道里，这个野人般咀嚼着雪茄烟头的人，在踱来踱去，就是他漫不经心的一眼，才把我从海里救起来的。他身长约莫五尺十寸或者十寸半；但是我觉得这个人，这个人最先使我觉得的，并不是他的身躯高大而是他的气力。虽然他躯体魁梧，粗臂大胸，还不够显示他坚实的气力。这是我们说瘦削、强劲的汉子的所谓强壮、结实的气力，但是他因为躯体

魁梧，更像是大猩猩般模样了。并不是他的面貌有什么地方像猩猩。我极力要说明的是气力，是和他躯体的形式不相干的东西。这是我们惯常说是原始生物、野蛮人以及我们想像中巢居的原人的气力——是生来就野蛮、残暴、活跃的气力，是生命的精髓，是生命活动的威力，是一切生命所从脱胎的基本要素。总之，是有类于一条蛇，已经断了头，死了的，在它的身内扭曲着的气力，又像是一堆不成样的乌龟肉里所留存的力量，一触着手指就会围缩颤动起来。

这个踱来踱去的人给我这么一种力的印象。他双脚坚定；脚步沉着稳实地踏着甲板；从一耸肩以至一闭嘴含烟，每一肌肉的活动都是有决断的，好像是从洋溢过人的气力所产生的。其实贯彻到他每一动作的气力，还只是他身内潜伏着的、更大的气力的一些儿表示；这是蛰伏着、时时骚动的威力，可以随时发作，恐怖，强横，犹如雄狮怒吼，犹如风暴狂起。

厨子探头到厨房门外，鼓励我似地痴笑着，同时伸出手指指着那个在舱口往来蹀躞的人。我因此知道这是船主，厨子口头称做“老头儿”的那个。我必须和他商量，请他送我上陆。我正待向前，大个子抬起了满是潮湿的黑胡子的下颚，收紧了背上的肌肉，鼓起胸膛，以不自觉的本能的努力，想要多得些空气。我想那浓髯下的，看不见的胸膛皮肤，一定已变成青紫色了。

这个船主，人家叫他海狼赖生的，停了步，俯看着将死的人。最后的挣扎竟是这么剧烈，那水手只是不知所措地看着，不再将水泼在他身上，帆布水桶斜倒了一半，水都泻到甲板上面。那将死的人用脚跟蹬在舱板上敲出最后的声音，伸直了两只脚，竭尽九牛二虎之力，向左右旋摇着他的头。不一会儿，他的肌肉松弛下来，头也不再摇转，一声叹息，好似深沉的解脱，浮上了他的嘴唇。颞颌下陷，上唇张翕着，露出被烟熏黄的二行牙齿。他的面貌好似已凝冻成恶魔的痴笑，笑那个被他所抛弃、所愚弄的世界。

于是就发生了惊人的事情。船主对这个死人像雷霆般发作起来。嘴里滚出流泉似的一连串咒骂。并不是浮薄无聊的咒骂，也不仅是粗鲁的表现。每一个字都是侮辱，不知骂了多少，像是在劈拍爆裂的电火。我生平就没有听见过这种言语，真是想不到的话。因为我需要文学的表现，又嗜好有力的词藻和短语，我敢说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赏识他所用的生动有力，与全不容情的侮辱的譬喻。据我猜想，那个人大概是船上的大副，在

未离旧金山时曾经寻花问柳，待船一开出，那可怜虫就丧了命，使海狼赖生失了左右手。

我也不用说明，至少对我的朋友不用说明，我是怎样吃惊。无论哪一种咒骂和卑污的语言，我一向都讨厌的。我觉得沮丧，心在往下沉；或者说是一阵昏眩。在我看来，死是非常壮重、尊严的。临终是宁静的，入殓是圣洁的。至于死的卑贱，可怕的一面，现在还是初次见识到。当我在欣赏恐怖惊人的痛骂，从海狼赖生嘴里一扫而出的时候，竟吓得我目瞪口呆。这一阵激流似的痛骂，大可以使死人面上失色。即使他潮湿的胡子，蓬松弯曲，烧出火来，我也不以为奇。但是那死者却不为所动。他还是以讥讽的幽默痴笑着，带着一种嘲骂的戏弄与轻蔑。他是主宰这境界的人物。

三

海狼赖生突然停止了咒骂，和突然发作时一样。他又把雪茄烟点了火，向四周打量着。眼光恰好落到厨子身上。

“怎么，厨夫？”他开始说，现出冷静的，像是钢铁般的温和的语气。

“很好，船主。”厨子热中地打断他的话，现出谄媚乞怜的奴才相。

“你可知道你那脖子伸得这么长？你要知道，这是不利于你的。大副死了，我不愿你也丢了命。你必须好好地好好地顾照你的身体，厨夫。知道吗？”

末了一句话一反前面的温和，像是鞭子抽打一般。厨子因而丧了胆。

“正是，船主。”是他懦弱的回答，立即把讨厌的头缩入了厨房里。

只有厨子一个受了严厉的叱责，别的水手却毫不关心，各人做着自己的事。可是还有许多人闲散在厨房与甲板之间的走道上，不像水手，依旧以轻微的语声相互交谈着。后来我知道他们是猎人，是猎捕海豹的，较一般水手高出许多的人。

“岳汉生！”海狼赖生高叫一声。一个水手很听话地走了上来。“去拿草垫和钢针，把那个化子给缝起来。到帆库里去找些旧帆布。做好一些儿。”

“那么，脚上放些什么呢，船主？”那人说了惯常的“是，是，船主，”之后，又问。

“我们会准备的。”海狼赖生回答，又提高了喉咙大叫“厨夫！”

多玛·茂特立治就从厨房里一跃而出，像是装在盒子里的弹簧人一般。

“到下舱去装好一袋煤。”

“你们哪一个有圣经或者祈祷书吗？”是他第二次的要求，向那些闲荡在走道上的猎人们问的。

他们摇摇头，不知谁说了一句打趣的话，我没有听清楚，引起了大伙儿一阵喧笑。

海狼赖生又向水手们提出同样的要求。圣经与祈祷书好像是稀有的东

西，有一个自愿到下舱向值班的人去探问，一会儿就回来，说是也没有。

船主耸一耸肩：“那么我们不用什么虚文就把他抛弃了罢，这个面貌像牧师一般的死人，只好在自己心里举行海葬礼了。”

这时候他转过身来，正对着我。

“你是教士，是不是？”他问我。

猎人们——一共六个——一齐都转过身来，望着我。我很难过，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稻草人。他们看我这副样子就笑起来，并不因为在他们面前甲板上直躺着的、痴笑着的死尸而变得轻松，柔和；像海洋一般粗野，暴戾，坦直的笑；从粗暴的感情，钝拙的感觉，从不知所谓礼节、风雅的天性所产生的。

海狼赖生却没有笑，他青灰的眼睛透出了愉快的目光；当我走到他身边，撇开他的躯体和听得的一口不断的辱骂，我对这个人的本身获得了第一个印象。方形的面上一双粗大的眼睛，强烈的线条也搭配得很适当，一眼就看得出他的魁梧来；但是再一比他的身体，这魁梧之感好似消失了；却对他一种隐伏在后面，潜藏在他心灵深处的精神和灵魂的庞大洋溢的力量，产生了信念。下颚，两颌和高高突起、耸展在两眼之上的额角——这些坚强的，异乎寻常地坚强的器官，好像表示着他灵魂的力量和元气。那是隐藏在后面，肉眼所看不到，又瞧不清的东西。这是无可推测，不能计量，也不知其深其广的灵魂，又没有其他同类的人物可以和他相比拟的。

他的眼睛——我不得不仔细辨认的——大而美，远远地分开，像是艺术家的一般，躲在广大的额下，上面横架着浓黑的眉毛。眸子是变幻莫测的青灰色，时时在变化；像在太阳光中透过各种暗影和色彩，交射着的光线一般；是深的、淡的青灰色，绿沉沉的灰暗色，有时候可能变成大海的蔚蓝色。这眼睛，以千种风姿掩饰着他的灵魂，有时会张开，虽然机会不多，让它跃出，为某种惊人的冒险事业才赤裸裸地闪射到世上——这眼睛可以与灰暗的天空那无望的忧郁合在一起；可以像挥舞的白刃一般突然迸出火花；可以像北极的风景一般使人冷得发抖，但是又使人觉得温和，柔顺，以爱之火而舞蹈；沉厚雄健，诱人而不可抗拒，同时又可以撩动而且制服女人，使她们获得欢乐、安慰与牺牲的快感而投降。

但是话须要说回来。我告诉他，我不是教士，不能为葬礼效劳，他就很不客气地诘问：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